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卷十

宋 楊簡 撰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大者有所制畜也畜止健者非有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之盛德不能也有盛德矣而又剛上而尚賢

而後可以行止健之事不然則健者亦未易止畜也健者武勇奸雄之徒也世不幸有奸雄作焉惟大人能止畜之剛健言其神武能威能制篤實言其誠一不二剛健篤實非二也曰剛健曰篤實皆所以明一德之盛一言之不足故再言之非二德也輝光中虛光明神用四發發於云為變化也如日月之光輝敷散宇宙而初無心焉日新常新而不故湯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意有起止則有新故意無起止

則無新故行有作輟則有新故行無作輟則無新故無新故則常一常一則常輝光日新亦無二道無二道則曰剛健足矣何必復言篤實又言光輝日新人心未明雖明又未必大明或誤釋或偏見則卦古不明故不得不合此數語以明其德有如此盛德又以剛在上得利勢以行之又尚賢不自任其剛尊賢諮謀以輔其不及則能止畜健者矣奸雄難於止畜德之未盛者不足以臨之雖備天下之善德苟不剛健

猶未為盛德之全亦不足以臨之剛不在上無利勢則亦不足以臨之德盛得位苟不尚賢亦非全德雖堯舜之聖猶資衆聖賢之輔雖大智或有所不及不尚賢則奸雄亦得以窺之亦不得而止畜也不能止畜健者則德非大德正非大正正無大小唯德之未盛者未盡乎正之道故以全盡之者為大正苟失其正終難止健故曰利貞不家食吉尚賢而養賢賢無家食也既有大德行正道又養賢尚賢則畜止健者

之道無不盡矣故可濟大險故曰利涉大川至於利涉大川非與天為一者不能也故曰應乎天也有毫髪私意有毫髪意必固我者皆未免於人為非應乎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山中有天所畜者大矣卦已明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之大此又明多識之畜皆德之所畜皆易之道也道雖一貫雖學不可以不博前言往行千差萬殊有是

有非有偏有全萬善萬德洞觀會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大積焉不苑深而過茂而有間淅陋而寡聞坐井而觀天汔至而未繘小者之事耳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大畜之時上之人以剛制畜臣下臣下有危厲之道初九未得似利於止而不進已止也止則不犯災矣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無尤也

二已居位當上以剛制畜臣下之時則當如輿之說
軸輹不可行也其說輹中無怨尤之心也其失道者
往往於此有怨尤故此明其道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
往上合志也
上下之情未通則有制畜之事今九三上承六四陰
陽有相得之象則九三可以往矣大抵卦至三爻居
上下卦之交有變之象泰三已言無往不復此爻良

馬逐已有不制畜之象利艱貞者謹之也徒謹而或失正難於免禍既艱既貞又日閑輿衛輿承上衛謂防衛無致上疑輿衛無他艱貞而已則利有攸往以大畜之世上方嚴制雖合志不可往也象言上合志者明未合志則斷不可往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牛柔順之象童牛尤其柔者而有牿焉外莫得犯之矣六四柔順之至而能使人不得而犯此非以威服

以德服人故元吉然非能止健者能使健者不見犯
爾故曰有喜以其無及人之功故不曰有慶慶大喜

小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牝豕曰豶牝陰也五之象牙能制物有含藏之象焉
得止健之道矣而止曰吉不曰元者以剛制乃適變
之道非其本也然足以止健奸雄不得肆其毒福及
天下故曰有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大抵事終則變上九居卦之極有不待制畜而上下之情通達和暢之象何之爲言驚辭也大畜之世制畜方嚴忽焉亨通故驚喜曰何天衢之亨也天也尚須制畜非道亨也上下一心同由乎道乃道之大亨也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

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觀卦六畫宛然如頤頤養也養之而已無所修治也養正則吉已正則養之而已故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其有不正焉則當改當修治苟亦養之是養成其不正不可也人多不自知已之非而精於知人之得失故觀頤先觀人之所養是則劾之非則省已而懲之自求口實乃省已之所養故曰觀其自養也以彼照已庶其易省也人多不自覺故聖人設法以教

之使先觀人而後觀巳也天地養萬物天地之養即人之養知天地則知巳矣理人養民乃先養賢養賢則可以養民矣君不用賢而能養民者自古無之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疑異乎天地之養萬物而孔子不以為異故比而言之何獨聖人之養與天地同雖天下人其養皆與天地同何以明之三才一體也人自昏也知其一則不昏矣不昏則人與天誠未見其有間也不特頤為然六十四卦皆然孔子於此又慮人

必索頤之義乃不曰義而止曰時曰頤之時大矣哉大哉頤之時乎誠可謂至大矣頤者養而已頤以口實奉養不可得而索也養有所脩治義亦不可得而索也養無所脩治義亦不可得而索也天地養萬物義亦不得而索也聖人雖養賢以及萬民然亦如斯而已義亦不可得而索也無義可索故唯曰大矣哉頤之時乎大矣哉六十四卦之時乎其曰時義亦非有義之可索也姑曰義亦無義之可狀也究義之始

莫得厥始究義之終莫得厥終曰義曰時皆不可索未始不同是謂帝則不知不識是謂大易無思無為變化云為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六十四卦亦如之三百八十四爻亦如之書不盡言時亦發之他卦亦屢發大矣哉之旨矣舉一隅以通三隅即一以知萬不必每卦每爻既言而又言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有止之象雷有聲而動君子之言語即雷之聲慎

而謹之即山之止君子之飲食即雷之動而節之即山之止不縱其所欲也夫人之本心自善自正自神自明唯因物有遷始昏始放言語始輕脫今也慎其言語言語不輕肆而内心得所養矣因物有遷始昏始放飲食始不節今也節之則欲不縱而内心得所養矣去其害心者而本心之光明如初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龜能引氣自養不假於食朶頤口實充頤之狀初九自有陽明至靈之性不假外養乃舍之而慕人之利欲以爲養凶之道也象曰亦不足貴明其本有良貴今觀夫朶頤則失其所謂貴矣初九以陽應六四之陰有舍靈龜觀朶頤之象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以上養下順也今六二以上而反資初九之陽以爲養是謂顛頤陽陰相比多相與故有顛頤之象拂經

吉其非經常拂經未有凶也猶而於丘求頤六五居艮山之中有半山曰丘之象而兩陰之情不相應故征凶二五於位本相應而今不應則六二不可往也征往也二五雖本類而今非類故曰失類天下人情事勢之變无常有如此者予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今交不定而妄求故不應而凶六二震體有動而上求於丘之象頤為利養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

悖也

六三不中已有失道之象而震卦之上動之甚者夫謹言語節飲食則為順動非所貴也正則為順與天地相似則為順豈紛動之謂乎然則六三拂頤之正道其凶可知矣雖十年亦不可用十者數之極言終不可用終無所利也又曰道大悖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四陰爻不能以上益下而反資初九之陽以為養是謂顛頤與六二同而四獨吉者四與初正應不拂經常也四既資初以養四雖上位其體尊重如虎視眈眈然而其志欲乃逐逐於初相視之誠有如此者則無咎其如不然挾貴挾勢以資初九之養彼將咎我以無禮矣象曰上施光者人情以上資下之養為屈辱乃其私也聖人於是正之曰此乃上施之光也義當資之何辱之有小人以為辱聖賢以為光聖人

多以光一言明無思無為而及物如日月之光此雖

下賢亦不動乎私意有光之象唯不動乎私意者人

咸服故亦有尊榮義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

上也

六五上資上九之養其體順故不為顛頤特以本非

正應非其經常故曰拂經非其經常疑不能久而變

故戒以居貞以陰資陽正也居正不變則吉然陰盛

方資於頤養未可遽然大有所濟故曰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者言六五之貞不在乎他在乎順從上九之賢而已六五艮體有止定居貞之象六二震體則反是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有公師之象一陽在上四陰隨之有舉天下皆由上九而得其養之象故曰由頤以人臣而舉盛勢雖危厲之道而上九以陽明之德居公師之位又以

六五好賢柔順有順從之象故吉觀時物之宜雖濟險可也何危之有舉天下咸賴之故曰大有慶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陽剛為大陰柔為小君子為大小人為小大者亦有過也無過則何以棟橈棟橈則本末必弱無過則何以致本末弱剛過用剛之過也上言大者之過此又

明用剛之過者如湯武之征伐周公之誅管蔡而其心一無所偏私一由中道而行又巽而不忤説而能和不失天下之心乃可二五有中之象巽兑有巽説之象其曰利有攸往乃亨者既以棟橈本末俱弱俱不可不往而脩治其過扶其弱而隆其橈也人情亦有雖知過復循循悠悠不即敏改者矣故聖人警之曰利有攸往乃亨雖曰大者既有過矣疑不可以言大而聖人亦賛之曰大矣哉何也此蚩蚩横目萬言

之所未知而聖人特發秘以示之也今夫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間情偽凶盜邪僻過咎不知其幾而無非易之道特以昏則偽蕩心則為奸盜明則為智為賢大明則為聖人故曰一以貫之又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易大傳百姓日用而不知不曰唯聖賢由之餘人不由也通乎此則人之目視以此視也耳聽以此聽也心思以此思也不思以此不思也變化云為以此變化云為也豈不大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澤甚卑木甚高今澤乃過之滅沒其木是謂大過有非常大變之象君子處非常大變之中獨立而不懼疑君子一於爲人不復隱遯故繼之曰遯世無悶明乎已在危難之中則義當授命如見幾而作則亦遯世若將終身焉無一毫悶鬱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中庸篇唯聖者能之則遯世無悶亦大過人之道也道心虛明自無懼自無悶有不然者乃因物而遷

意起而昏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象曰柔在下者也初六柔而在下凡百尤宜敬順白茅柔物而在下又四陽實而在上初六有藉用白茅之象在大過卦則成過於謹慎之象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

過以相與也

楊者陽氣之所易感其發生也早故取以為陽象枯楊又有陽之過象稊者楊之秀枯楊而生稊乃陰陽之氣和而生老夫雖過陽而得女妻亦順用剛雖過而能降心濟以柔於道皆順故無不利九陽也二陰有陰陽和順剛柔相濟之象象曰過以相與者取其相與之情為宜過以相與又有剛過而濟以柔之義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三與上六為應九三陽竒有棟之象而反居上六之下是棟橈曲而下也棟之所以橈者無他也以九三用剛過而不中也故象曰不可以有輔言其剛過自用不謙柔以受人之言故曰不可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四與初六為應九四陽竒有棟之象而居初之上故曰棟隆高而不橈乎下九剛四柔剛柔相濟故能隆也然有它則吝他者初六之隂有它則為親近小

人有橈乎下之象故象又言之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華異乎稊華雖亦陰陽和而後生至於華則極矣極必衰四陽至於此極故有將衰之象故曰何可久也華不能久行衰落矣上六陰而上老婦也九五反居下士夫也老婦得其士夫則老為主其義則柔陰為主為柔之過而剛反柔雖無剛過之咎而懲創大過

剛陽頓衰安能有為故曰無譽又曰亦可醜也生華不久其此類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濟險也而滅沒其頂凶也雖凶而濟險之至正也不可咎之也故曰無咎古者有志之士見危授命而功不濟亦有後而議其非者故聖人正之曰無咎又曰不可咎也過涉滅頂而又咎之則鄉原之道行而見利忘義者得志矣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習坎重險也八卦惟坎言習餘卦皆不言何也非不可言因義生言餘卦文義自不必言重習也非八卦有異道也六十四卦同此一道而況於八卦乎習坎之義何義也人心遇險而懼懼而甚則亂亂則或失

其信其心安能亨有能在險中而不失其信迹雖在險難而心亨已離乎難矣至於再遇險而亦不失其信其心亦亨者非深得其道成全其德者不能也大抵有志於善者皆能履其初險而至於重險則難故聖人特於坎曰習所以明其道也得乎道則重險猶初險也雖十百千萬險猶一險也人心即道道心無體無體則易猶是也險猶是也一險猶是也十百千萬險猶是也而況於重險乎人人皆有此道心而昏

昏者衆昏則亂昏甚者遇險輒亂不甚者重險則亂唯不昏而常明者雖歷十百千萬險而不亂故於坎曰習所以明其道也不爲重險所亂則無不通矣艮易曰連山以重艮爲首則艮亦可以言連今周易艮不言連者山可以連艮不可言連取義不同立言隨義言異而道則一水流而不盈所以爲坎人心本乎信亂則失之孟子曰周乎德者邪世不能亂當重險之中而不亂者有盛德也道心無體如太虛然險難

何能亂之心則有體者身固不可得而亨矣心則無體無體則坎險不能陷故常亨言維心亨則身不可言亨矣孔子厄於陳蔡畏於匡而弦歌不衰是遇重險而心常亨也重險不得而亂剛中之名於是乎著既在險中則當求濟其險故曰行有尚言往濟其險則險可濟而有功不往則險不能出何功之可尚難險非善也而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義又未始不善半山曰丘大阜曰陵

設險則城郭溝池之固之所設也王公設險非私也所以守國也守國所以安民也天下之大公也王公所設之險即天地之險聖人比而言之明三才之一體也人情文槩以險為不善聖人於是發明險之時用曰大矣哉所以破人心之疑蔽明大易之道也天地之間何物非易何事非易何理非易何時非易何用非易易未始不一人心自不一人心亦未始不一人心無體自神自明自無所不一有體則不一無體

則無不一意動則昏昏則亂亂則自不一而紛紛矣自不昏者覯之重險之時大矣哉有孚心亨大矣哉行有尚大矣哉六十四卦之用皆大矣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則洊至德行本常昏則不常人本不昏意動則昏不昏則未始不常常德行在我之水洊至也人心既放教者貴熟一暴十寒何以善俗習則熟熟則常習教事在人之水洊至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習坎重險也居險而能出險者為得其道今居習坎之中不唯不能出險而又入於坎窞失道故也故凶

初六居下故於習坎又有入窞之象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在險中所求僅小得象曰未出中也言未出險中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無功也

六三來則入坎之亦入坎之往也外亦坎卦也故曰來之坎坎無功也象曰終無功也及六三又自枕于坎不獨枕險又入于坎窞六三陰險不中失道所致然小人既以陷于此豈無改過之道聖人於是亦教之曰勿用但一切勿有所用則所謂失道之心熄庶乎免矣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酒養陽食養陰故尊酒陽竒簋貳陰耦九五陽剛六四陰柔剛柔交際君臣相親已離内卦有濟險之道焉君臣一德一心何險之不可濟哉然上下方交際六四當用缶缶虚中毋實已意一觀夫君心之如何從君心之所明者納誠以咎之則君臣一明君臣益和終無尤咎險可濟矣牖明通之象孟子因齊宣不忍於牛之心而啟之以為是心足以王矣齊宣為之興起即納約自牖之道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雖得中道陽德不陷於險有平險之功而坎亦不盈祇適平而已雖無咎而無大功功之未大由其中之未大也同人曰得中大有曰大中得道固有大小深淺之不同也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失道與六三同而禍又甚焉者上六因陰而又

隂險而又險隂險小人處險難之極故有係用𮨾纆寘于叢棘三歳不得之象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麗也麗猶附也又重明之卦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一也離者易道之異名也三才無非易而況於重明乎始因離麗指其同者

以開人心悟三才之未始不同則萬物萬事萬理無不同矣無不同者易也今徒知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重明麗正而不知其爲易之道者實不識日月百穀草木重明者也重明本明而又明也人皆有明德唯君子能明之故晉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唯君子明之衆人不能則人雖有明德又以能明爲善故曰重明人心非氣血無形體虛明神用無所不通意動故昏一日覺之自神自明六通四闢視聽言動心

思變化無不皆妙無不中正其有小人畧窺迂似放肆顛倒於非僻之中故曰小人之中庸無忌憚是故重明之卦利乎貞正重明而不失貞正則不入乎小人之無忌憚則得易道之正正則無不亨通矣重明以麗乎正非作意而附麗也重明而不失正即謂之麗義讀易者當悟斯旨勿執其辭人之常言亦多此類夫天下之人心不可以力化不可以權術化唯可以德化重明則不失德性之本明矣麗乎正則所行

皆正明德達而布于天下矣人人皆有此德性唯昏
故愚其本有之德性未嘗磨滅也今也上之人重明
麗正達而行天下則天下同然本有德性無不黙感
黙應黙化矣化成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
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非人力之所
能為也孔子於孝經以孝悌言之即重明之正化也
觀象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道化之神誠
有不可測識之妙離卦隂柔居中離為中女柔體也

體之柔者難以致亨唯不失中正則亨中正者道之異名中言乎其無所倚無所偏正言乎其不流於邪僻不倚不偏不邪非道而何得乎道而不能亨者未之有也牝牛柔之象也麗乎中正而後爲畜牝牛之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震曰洊雷巽曰隨風坎曰水洊至艮曰兼山兌曰麗澤獨離言明不言火何也聖人知繼明之義爲大而

兩火為之物繼明本一德故曰明兩明無實狀雖曰兩以發繼明之義實無二體作猶為也明兩為離立言之常也不必贅起其意彖以言重明而兼言中正重明之告猶未甚著故此復發繼明之義繼明猶重明也人皆有明德唯意動而昏故不繼堯聰明堯不昏而能繼也舜濬哲文明舜不昏而能繼也文王若日月之照臨以文王不昏而能繼也作好作惡則昏則失道心虛明光輝四達如氷鑑如日月無思無為

自無所不照有思有為則意動知此則失彼知一則失十百千萬況所知之一未必果知乎而況於照四方乎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道心不繼不絶一也意為人心意不作為道心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離為火火性躁履行也錯然而起意念每如是躁之性也於其初也敬之勿遂其錯然之過則不放不逸免於咎矣卦取離麗離明之義此又發離火炎躁之

象為義易道無所不通不可執一而論

六二黄離元吉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黄中也離麗也麗乎中道故曰黄離離明也明而不失乎中正故曰黄離離火也有火之明不入于躁是為得中故曰黄離凡離之事無窮黄中之道亦無窮凡有意則有所倚有所倚則有所偏皆不可以言中凡意皆不作自然本明本神自不偏不倚而名之曰中其獲元吉固宜无亦道之異名亦曰大其獲大吉

固宜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此爻又取離爲日月之象曰過中則昃二爲中三爲過中日昃之離將老之象衰則老老則死一也人之生如日之東升壯如日之中天衰如日之昃死如日之西入日有東西出入之異其光明一也生者血氣之所聚其性猶是也老死血氣之衰散其性亦猶是

也性非氣血無形體有形體血氣則有聚散非血氣形體則無聚散愚者執氣血以為已故壯則喜老則憂懼其無已也明者知性之為已性本無體乎時固自不立已私不執血氣為已性如日月之常明則血氣之或衰或散固不足以動其心也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庶乎愚者懼而思道矣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六五大君也柔而在上九四乃以炎上之性爲暴爲躁突然而來犯天下之所共憤大義之所必誅故繼曰焚如死如棄如謂可以焚而死死而棄之也象曰無所容也言無所容於天地之間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大君爲暴虐之臣所陵而六五柔弱莫能制唯出涕沱若又戚嗟若而已然亦吉者何也君臣天下之大義君者人心之所共戴雖柔弱非剛暴之君也

而九四以臣犯君人心之所共憤故九四終於無咎六五終於不失其位而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離麗以其麗王公之位故人心憤其臣之逆而共誅之也苟非王公之位則人心未必如此共憤之甚加以柔懦特甚難保其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離為甲冑為戈兵甲冑外剛而堅也戈兵其性鋭也

此爻取甲冑戈兵之象而言出征備明離卦之變義也征伐非王者之本心也不得已而用之洪範八政師居其末此爻一卦之極事至于極不得已而用之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以至明之王行不得已之征上合天心下合人心宜其有嘉而又折其首不及其衆非吾之醜類則獲之苟不逆命即吾類也宥之可也如此則雖用戈兵人無怨咎象曰以正邦也明王者之征所以正邦非有他也非行其私忿也非黷武

逞欲也

楊氏易傳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楊氏易傳卷十一

宋 楊簡 撰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卦之象上六之柔有自下而升之象九三之剛有

自上而下之象是謂柔上而剛下剛柔陰陽二氣感應以相與艮止兊說說出艮止者其咸之道歟亨利貞歟變化之神歟夫既以感應相與而說矣而曰止者何也豈始說而終止邪今曰止而說言乎止而不動而又說爾非止與說離而為二止與說合而為一也如水鑑中之萬象水常止而萬象自動也如天地之相感而未嘗不寂然也大哉止說之道乎人心皆有此妙而自不省不信者何止百人而九十九也歸

妹也歸妹天地之大義也艮少男居下兌少女居上
男下女之正禮也言乎其禮則男下女言乎其義則
止而說一也皆正也如此娶則吉不然則不吉小不
然則小不吉大不然則大不吉舜鼓琴二女果若固
有之止而說也貞也吉也天地之感也天地感而萬
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一也男女之相感
即君民之相感感應之機神不可測雖感應而遂通
自寂然而不動省此機者則止而說則能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志有之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爾人心自善自神自明惟昏故亂一日感之則固有之機忽發默感默應自和自平矣何獨人心舉天下萬物之情皆然何獨萬物天地亦然惟此感應之妙變化之神知天地萬物之情則知已之情而太易之道在我矣目之所以視者此也耳之所以聽者此也口之所以言者此也心之所以思者此也不知其所自來也不知其所從往也雖視聽言動之神無體也此其

神也雖聖人不能自知也而況於他人乎不識不知者文王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者孔子也三才一也古今一也動靜一也晝夜一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甚卑山則甚高今山上而有澤焉氣之所感也氣虛故通人惟虛故能受植已私焉窒其中則安能受人心自虛自無體自廣大無限量意動而窒始好已勝始恥於從人之言而不受而恐而闇而亂矣君子

以虛受人非本實而强虛也不失其本虛爾因愚衆之窒故言君子之虛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爻取一身爲象初六最下有拇之象其拇感動者志在外也其動也微故不及吉凶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自拇少升而上則腓人之行其腓先動止者道也動非道也道心虛靜感而斯應迫而後起及其意動而

逸則不待感迫而先動如腓矣然艮體止亦有居之象知動之非能居則轉凶為吉居止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自腓而上其為股乎股雖不至如腓之先動而亦非靜止者故曰亦不處也處止也股專於隨人而動故曰執其隨執此而往良可羞吝夫咸感之道雖戒躁動務去己私感而斯應然亦志於隨者志在隨人則

全無主本失道從人所執下矣堯舜之舍已從人非隨人也舍已從人者其中虚明志在隨人者室闇而已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初拇二腓三股五脢上輔頰舌九四居中正當心象爻辭亦言心之所為而不明曰心者何也心非氣血非形體惟有虚明而亦執以為已私若一物然故聖

人去心之名庶乎己私之釋而虛之神著矣九陽明有貞正之象而四又陰闇明未純一意不能不動未能無悔而陽明貞正其悔終亡象曰未感害者意雖動而未發於言行未達於外故未感害夫能勉而貞正雖可悔亡苟於貞正之中意念擾擾憧憧往來則隨其所思而朋從之雖貞正亦未光大也言念念動朋從之多不可勝紀或意謂若是者為仁又謂若是者為義又謂若是者為禮又謂若是者為樂於仁義

禮樂之中又各曲折支分之意度不可勝紀於是雖有得乎一以貫之之説又亦不免乎意意以若是者為一若是者非一或以為静或以為動或以為無或以為有或以為合或以為分或以為此或以為彼意慮紛然不可勝紀苟為正而若是亦未光大矣光大之貞不勞外索不假思慮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每每止絶學者之四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亦曰仁人心也舜知此心

之即道故曰道心直心為道意動則差愛親敬親此心誠然而非意也先意承志晨省昏定冬溫夏凊出告反面此心誠然而非意也事君事長此心誠然而非意也忠信篤敬此心誠然而非意也應物臨事此心誠然而非意也如氷鑑中之萬象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其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深而通茂而有間是謂變化云為不識不知一以貫之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心之上口之下曰脢脢者無思慮無營為之所雖感而無應雖靜而無用雖無悔而非大道故曰志末也末為言畀之也何謂大道孝悌忠敬交錯泛應喜怒哀樂云為思度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上體之上惟輔頰舌有咸感之象輔頰之中有舌為言感人以言不由乎中滕口說也鄙之也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

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卦之彖九四之剛有自下而上之象初六之柔有自上而下之象又震長男而在上巽長女而在下剛上而柔下得體之正得理之常然上下之情不相與

則不和不和亦不能恒雷動風作卒常相與巽而動不忤六爻剛柔皆相應如此則可恒矣久者必亨通雖亨通人必無咎而後可其未免於爲人所尤咎猶爲未可也亨通無咎矣而未正者容或正之葢不拂乎人情者亦亨亦無咎而未貞正譎王莽功德者滿天下而莽非貞正必亨無咎利貞而後爲道而後爲久於道也天地之道恒久不已必如天地之久而後始全乎恒久之道三才未始不一也惟人因物有遷

意動而昏而後裂而爲三也不遷不昏則未始不一人心之神不可測也不可知也無體也莫知其鄉也三才一體豈不實然恒亨無咎利貞則利有所往而無所不通無所終窮矣終則有始無窮之道也此事雖終後事復始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相推循環無端而莫知已極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初無深義之可求也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亦無深義之可索也得天麗乎天也變化寒暑温凉之變化也久照者久

照也久成者久成也日月即四時四時即聖人一也是道也至人久久焉賢人亦久而未盡于久未盡乎久則未精一未精一則其化也淺惟聖人久於其道全體爲道全心爲道道即日月四時四時即天地即天下之心聖人運天下同然之機于上而天下默應默化默成矣豈人力之所能爲哉故曰神化觀其所恒所恒即所感知所恒即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昭然矣苟以爲所感自有所感之情所恒自有所恒之情則

不惟不知恒亦不知感今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此其不恒者皆形也其風之自其雨之自不可知也
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其音聲則不恒其動作則不
恒其聲音之自動作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
不恒也知其自未始不恒則知其發其變化亦未始
不恒無所不通無所不恒曰恒曰咸皆其虚名曰易
曰道亦其虚名天地萬物之情如此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之情如此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天下之至動疑不可以言恒而恒卦有此象此人情之所甚疑而君子以為未始或動也此非訓詁之所觧非心思之所及也孔子曰哀樂相生即風雷之至也而繼之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不可見不可聞其謂之未始或動其孰曰不可未始或動非不易方也此之謂立此之謂君子此之謂雷風此之謂不可以

動靜論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天下萬物皆有其序不由其序而遽求之深皆不可也其於事則其進鋭者其退速其於人情則相與未久相知未深而遽求之深則彼將不堪將莫之應浚深也遽求深入雖貞正亦凶始求深入多由貞正之人執正義而為之急也易之道不如此惟時惟變不主一說天下之大用也用小道者雖正猶凶猶無所

利故孔子止絶人之意必固我其為害道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以陽明之臣事陰柔之君陽非臣道之恒有悔之道今也能久於中故悔亡其在進德九陽二陰駁雜未純一有悔能久於道其悔終亡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既有不善豈能無悔然能久於其道至于三月不違仁則悔亡矣過三月雖不無違違則不無悔而益久當益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不得中道而陽性多動不能恒久之人尚不可以作巫醫則何往而不承之羞雖中於貞正既不恒矣亦吝孔子曰人之所助者信也不恒不信無所容於天地之間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四陰位也今以九居之非其位也非其位者非其所

也非其所謂久非其道也既非其道雖久之安能得

禽言無功也言其徒久而無成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

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六五亦得中道且得静正六有柔静之象而專應九

二天下固有静正之德而未剛大者如六五之恒其

德貞是也故婦則吉以婦人之道從一而終也至於

夫子則當制義當有剛健無所不通之德而專静柔

從則為凶也道心中虛何剛何柔虛名泛應無所不通而知剛知柔之德隨時而著初不用毫髮之思慮氣質之拘者養德未成弱質未成六五之恒其德貞是也惟養德之成者氣質盡化而為天德故無所不通無強無𢴆剛健柔順之德無非變化之神此聖人之道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振動也震卦之上有振象夫初六始而遽求浚恒

則不可令至於其終而猶震動其恒未純未一則大無功也凶凶道也學者於此而進德未純一殆未至於凶故悠悠不學也孔子獨於顔子稱好學者此萬古之通患孔子聖人而發憤忘食者何爲也懼其至如此也故自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而其功大成也得道則吉失道則凶甚可畏也

䷠艮下乾上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

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陽爲君子四陽雖多勢則外往也隂爲小人二隂雖
寡勢則内來也是故君子當遯遯則亨道之道不遯
則與小人爭取禍之道也然剛當位君子猶居位人
心猶應與時偕行隨宜而施亦可也曰小利貞則亦
不大利於貞正之道矣以小人浸長乗時得勢不可
制也方是小人浸長君德可知姦狀百出亂政日滋
君子方遯事情擾擾處此往往不無動於意隨於事

而往聖人於是乃曰遯之時義大矣哉謂夫此時之義至大也至大者極其不可形容之辭也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夫哀樂相生人皆以為可見可聞也孔子曰不可見不可聞則小人㑂長君子好遯雖擾擾萬狀孰謂其可見可聞乎此非訓詁之所解也非思慮之所及也惟心通內明者自知之惟可曰大矣哉而不可復加之言也某自弱冠左右讀孔子一貫

之語堯舜執中之誨常疑先聖啟告之未為詳明及
微覺後始知前聖之言及此已詳矣復加焉則非矣
則思慮之所及爾訓詁之所言耳非大矣哉之道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君子如天小人如山君子未嘗惡之也而自遠自嚴
此易之道也此非君子以權術待小人也人心無我
無體自神自明由中心而達自無適而不當寂然不
動無為而自不惡自嚴自遠也使後世之君子皆同

此遁則於小人何怨此遠遯小人之一義爾非謂遯卦之義盡於此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尾居其後言乎遯之遲也初爻而曰遲者初係內卦二隂為小人居內勢浸長初居小人之中而未遯為遁之尾遁諸爻以遠於隂為善故初為遯尾為危厲戒之勿用有攸往者此往謂進葢內卦惟二為中而猶居下位故尚德言往進孔子為乘田委吏之時必

無出位干時之災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黄中也牛柔順之物革堅固之物二居中有道之象六與二皆隂有柔順之象二正在内卦之中正與小人並處非道者故爻辭不言遯柳下恵當之居人之朝而隱人稱其和是為柔順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是故有堅貞不可移奪之德不偏於和矣是為中是為

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言其堅貞不移之至不可勝言然自古以來安得人人皆如柳下恵德性自然無勞固執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利勢易以動人而況於日處其中則固志雖久執之之堅誠不可不謹也意念一動即化而為小人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三與二比九陽與六二之隂相得而九三陽為君子

雖知義所當遯而尚不忘利禄有戀係之意故曰係遯初六雖遯之遲居後而無陰陽相得戀係於小人之象故初止於厲而九三有疾厲明其已得自有患疾象又曰有疾憊也言其憊弱無剛毅之德不能决去也其曰畜臣妾吉臣妾賤者畜養於人者戀而不思去則為忠愛其主則為吉也此至賤之義不可施之於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四已入外卦有好遯之象然君子則好遯而吉若小人則不然也謂小人則不能遯也九四與初六相應此一小人不能遁之象大凡人情之乖違者皆當遁避小人與小人乖違亦當遁小人溺於利故不能遯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為遁之嘉者何謂嘉九五剛當位而應非早遯者小人之勢雖已得位而浸長位猶在下猶須命而應九五雖欲遁而義猶未可去猶可隨時而行彖既

言之而此爻又發其象者筮於爻爲急急此事變之大者故不得以重復而廢也又貞吉之義彖所未言故并發之自古大臣知小人之勢長巳位莫安陰相結納求固其位其志不正者多矣斯義詎可不特省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無所疑也

肥遁若爲一卦之善色斯舉矣其遯最早與小人一無相涉之迹不與二陰相應也故無所不利象曰無有疑者無可疑之迹也無與小人相涉可疑之迹也

楊氏易傳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楊氏易傳卷十二至十五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馬衍宗

楊氏易傳卷十二

宋　楊簡　撰

䷡乾下震上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陽為大陰為小君子為大小人為小大壯在天地則為四陽之長陽氣甚壯在國則為君子以類進其勢盛壯在德則為得大道剛健變化孔子三十而立之

後有不可搖奪之壯也天下之柔者不能壯惟剛故
壯雖剛而不動亦無由見其壯下卦乾剛上卦震動
天然義見故曰剛以動故壯其在德也亦然能柔不
能剛非大德也道心無體神用無方不可得而屈不
可得而窮於是名之曰剛應酬交錯變化云為名之
曰動因其動而知其不可屈不可窮故又曰壯是三
者名殊實同其曰利貞者利於正也剛壯而不出於
正非道德之剛壯乃氣勢之剛壯忤人傷物取禍之

道也君子之道雖長雖盛壯茍其行有不正則小人得以俟其隙執其短君子反受害德雖大而不出於正縱心於規矩之外世所謂道家者流間有之而人心不服孔子謂悖德悖禮雖得之君子所不貴世所鄙賤非大壯非大正孔子大正故當世尊信壯孰甚焉聖人於是又闡明正大之道大與正初非二物皆道之虛名道之異名人自有二道無二道心無二人心有二正大之道即易之道即天地之道即萬物之

道此止曰天地之情不曰萬物之情以萬物之情有不正故不言也非天地萬物之道果有異也立言垂教之法當如是也内心明通者不於此而疑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君子體壯以自勝為強故非禮弗履正將以行禮也如古所稱日莫人倦齊莊整齊而不敢解惰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斯言則正矣殆非聖人之言也禮者人心之所

自有不可言敢行也周禮云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記云著誠去偽禮之經也敢行之云乃為偽也易曰君子自强乃自强也非强於外也或疑君子取象必與象同是不然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亦未嘗與象齊同知天人一道不必執取象之說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居下有趾之象九有壯之象陽實又有孚之象方

在下未宜壯也而遽於為決意前往征往也其凶也宜然此等人必巧黠圓變之士蓋愚質拙貞之人其忠信可守而果決妄發孚以致凶是為孚信之窮故

象曰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用其壯故九二不言壯唯言貞貞正也由正道而行爾不置毫髪巳私焉故吉象曰以中也者明其不作意一無所借斯見所謂正道也中正非二道二柔而

中有不用壯之象君子勢雖壯而不用其壯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雖益進勢雖益壯君子之心未嘗以為意焉唯

小人則自嘉已勢之壯而益肆益壯是謂小人用壯

君子用罔罔無也無則不必言用對小人用壯為言

故言君子用罔言君子之所用異乎小人之用也君

子則用無故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不復言用矣

如其用壯雖貞正亦厲如羝羊觸藩必羸其角未有用狠力而能濟者九四奇畫横截其前觸藩羸角之象以九居三陽又乾體之極又過有小人用壯之象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四未得中九陽用壯本有悔而四陰以柔居之用壯不過非行其私者也故為貞正而吉故悔亡唯其如是故能藩決而不羸大車而壯其輹益可通而無阻

九三用壯其害如彼九四濟以柔其吉如此不特不羸而已尚可以復往而進也六五居前籾而虛有藩決之象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陽壯有羊狠之象勢壯用壯人情之常使物用壯殊為難也今六柔順五得中道喪羊之壯甚易然者道心中虛無體無我壯無從而生也不勞遏抑而自無壯之可用也故最為無悔位不當者亡樂道亡勢虛

中無我雖居是位如不居是位也不以已當之也有其我則當其往當其位則居其勢居其勢則用其壯矣安能喪羊于易哉大抵二五之中似有得道之象此爻貞得其道者以喪羊于易而知之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雖陰而居卦之極壯之極震之極亦有羝羊觸藩之象虛氣壯往則不能退用壯者必不濟故不能

遂進退無所利然能克艱則吉六柔體有艱象其曰不詳者極壯極震極矣故不審詳也觸藩之患在他卦則凶在大壯則得時得勢故止於咎厲咎者衆非咎艱則不用其壯矣故轉咎為吉不長矣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唯安康之世可進

故曰康侯古諸侯皆仕於王朝商紂之時文王以西伯與九侯鄂侯同為商朝之三公崇侯虎亦同朝周亦多用諸侯輔政離出地上言乎人臣知已德之不可不自明也已德明而後可以進而輔其君也已德不明則不能自治何以啟其君何以治國何以治天下明而未順其明尚蔽曰明曰順皆所以明晉之道矣明矣順矣而有麗非大明之君則亦難於進以明順之臣而又麗乎大明之君故柔進而上行上行者

其道行也道行乎君也故康侯用此晉卦卦象之義而能致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蒙君眷禮也馬應有柔順之象晝日有大明之象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人皆有明德而自知者鮮自知者已鮮而能自昭而求無蔽者又鮮何謂自知人心自神自明自廣大自無所不通唯因物有遷意動而昏孔子所以每每止絶學者之意他日門弟子總而記之曰子絶四毋意

毋必毋固毋我皆意之類皆意之別名孔子每每止絕學者四事門弟子不勝其紀故總而記于此此萬古學者之通患箕子亦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孔子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意象不作而本神本明之性自無恙矣變化云為自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矣孔子又曰主忠信忠信者不詐偽而已矣不詐不偽實直無他何意之有何思慮之有純然本明何假求索六通四闢何假計度是

謂自知是謂知及之此雖能自明而未保其常明雖變化云為無所不通而與物交擾其間不能無動未盡仁者寂然不動之至是猶有或蔽而不明之瑕亦未可謂能全其明故亦未可謂自昭之道唯既明而常明則進於三月不違久全乎𤏡光日新之本德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六與九四為正應故晉如而九四離性炎上不應

乎初故又有摧如之象言其見摧抑也一進一退皆其外物不足為意但自行其正則吉故曰獨行正也雖不見孚信而初六未受命無官守無言責甚寛裕也故無咎尤如已受命有官守有言責則一不見信即不得其職即當去信不得其職而不去是戀固利祿公論所不容難乎免於人之咎議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已進而得位矣故曰晉如而六五不應故愁如知六五之不應者二隂有不相應之象一隂一陽有相應之象然而六二得中正之道中正者無不獲吉故受大福于其王母介大也六五隂而尊又離體而明有王母錫福之象祖母曰王母王者之母亦曰王母大抵王母者婦人居尊之名古聖作爻辭所以備天下之事變故及此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人臣事君竭力至於過中似不能無悔者三有過中之象而坤為衆羣衆稠比有衆允之象衆咸信之故悔亡上九正應有志上行之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鼫鼠陸德明云五技鼠也本草螻蛄一名鼫鼠許慎說文云鼫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鼫鼠五技而窮楊倞所註本說文吾鄉樓尚書亦注

說文曰鼫鼠五技而窮詩之碩鼠九陽有進象四陰也有不終

進之象居大臣之位欲有所為以輔國安民者多矣

而終於不能有所為而姑止者亦多固如鼫鼠夫其

才智不足以當天下之重任則不可以居大臣之位

大臣者當以道事君使天下之民無一不被堯舜之

澤乃稱其職今也欲為而不能欲進而不得以其所

居之位不當如是也故象曰位不當也若是者雖貞

正而非好邪然亦危厲於本職有闕禍將及之矣有

危亂之道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有懦柔之象五有動靜之象五陽也人君陰柔而懦有悔之道而終於能進而有為故悔亡夫柔懦而欲其所為必多疑二憂慮故勉而進之曰失得勿恤言不必以失得為憂也恤憂也但往吉無不利亦誘進之言也夫其所為其間曲折萬狀其得其失不可

必也而遽使之勿憂必曰往吉無不利者何也易占筮之書也聖人因以通之使歸於道卦六十四爻三百八十四因事變情理之不同故隨宜以啟告之一爻之辭豈能周盡曲折萬變之理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易凡言有慶有喜喜小慶大君之所及者大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角者上窮之象天下事不可窮也上窮不已維可用於攻過伐邑自攻治其已也自攻治已過則窮治不觧為吉雖攻已太急亦恐亂而不堪然大體則吉雖為貞正亦異乎蒙之養正矣故吝吝者小疵象言維用伐邑自治已之外皆不可用則其道亦未光大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夷傷也明德見傷夷之卦也上坤下離明入地中是為明夷内雖文明外則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知文王之蒙難而已不知即大易之道也明夷之時利於克艱而不失貞正悔其明謹而不敢發也惟尚乎艱不言乎退義有未可去者居乎内難之中其志常正箕子以之人知箕子居難而已不知即大易之道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莅衆之道當隱晦己德詢謀從衆唯其中不失其明是非賢否不可亂莅衆之道也非明夷之道也而聖人乃云者所以明不一之義也明入地中亦有用晦而明之義也其義不同其爲大易之道無二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德見傷引而去也垂其翼隱其去迹使不見其飛也居内難之中而遽去不可速也三日不食義當速

也故曰義不食也君子初未嘗置己意於其間茍彰

彰然著其引去之迹是謂有攸往是謂不垂其翼主

人將有言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

則也

夷于左股言傷不至甚左不如右力尚全右股可以

行也居內難之中引去宜速左股既傷用拯壯馬以

佐其速則吉六二之所以雖傷而不甚不失其吉者

順以則也不失其道也凡二五多有得道之象道心行乎患難之中其行其止其久其速自不失其則自柔順而不怍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大抵内卦之極多有變明德之見夷傷今乃變而南狩南者亨通之地離南方之卦得其大首湯武之得桀紂也舊染汙俗不可疾貞故周之治商頑民知其

深染不可速化寛以教之歷三紀而始變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者不在乎位也在乎道也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此聖人之志也此聖人之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坤為腹四陰邪不中正有入左腹之象九三奇畫為阻有門庭之象明德遭夷傷而退至四已出門庭而在外卦矣夫其傷明德者小人也而小人之徒如六

四者乃致其巧乃深入明夷之左腹深得其心彼明德者多醇正往往雖已遭出逐未悟其奸往往多墮其計中而不知曰獲心意言其入之巧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居大臣之位故有六五之象箕子不死又不去居難而不失其貞居難而失其貞者畏難故曰明不可息也一息則入於不正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

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坤卦之極有後入于地之象故聖人發此義初明後晦亦明夷之變類之也惟聖罔念作狂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舜告禹以惟精惟一益曰儆戒無虞又曰無怠無荒凡是深知聖狂之分其端甚微禹告舜曰安汝止舜告禹曰惟精惟一此心常安則常無所不照一不安于止微動其意則如雲氣忽興日月昏晦古人所以兢兢業業者以此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
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
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
下定矣
卦辭唯言利女貞深明家道之亂多由女禍此萬世
之道思治家者不可不念不可不謹謹之之道莫尚
乎禮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女不可遊庭出必擁
面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男女之正天地之

大義也男陽爲天女陰爲地斯義豈不昭然而或者歉然自以爲不足以與此者邪僻之習錮之也人心即天地之心晦昧者以思慮爲已之心故紛紛擾擾如雲翳日如塵積鑑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箕子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好惡思慮不作而本心無體清明在躬其謂男女正爲天地之大義亦何愧父母一家之君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其家之不正而欲求天下之正是

無源而欲求流也無根本而欲求枝葉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風化自言行出言行又自心出言有物非無實之言行有常非設飾之行誠心善道則言自有物行自有恒誠心之足以化人初不在諄諄告語切切檢防其家之長上敬恭者其子弟必不多傲其長上寛厚者其子弟必不多急長上儒雅子弟亦儒雅長上武勇子弟亦武勇以至字畫相似氣貌器同神

化心傳誠有不令而行之妙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治家之道當防閑其初及其心志未變而閑之以禮使邪僻之意無由而興而悔可亡矣不曰無悔而曰悔亡者以治家之難難乎無悔故止曰悔亡以帝堯大聖而不能免丹朱之朋淫以周公之大聖而不能免管蔡之興辭然則難乎言無悔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六二居内卦之中妻道也妻道不可遂事未嫁從父已嫁從夫禮也妻道惟在中治飲食之事耳故曰在中饋妻道雖柔順不可失正非一於柔從而不閑邪正也故曰貞吉順以巽者妻道之正也爲夫則制義爲妻則順正一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嗃過於嚴也故有悔亦危厲然終吉若婦子嘻嘻

然不肅敬則終吝悔生於大過吝生於不足九三重剛過中有過嚴之象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六與四皆陰柔而又巽體柔順之至也順則和和則富諺云十人十心無財市針十人一心有財市金此語屢驗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大也王者大有其家之道以天下爲一家者也或

者往往憂慮一人之智力安能撫愛天下如一家雖竭庫胡能周之於是不敢作此念不能盡假大之道故聖人釋之曰勿憂恤也假大之道自吉孔子又從而詳釋之曰交相愛也惟君民交相愛之心如一家爾言其心也不言其人人衣而食如家人也書曰不自滿假詩曰假以溢我又曰假哉皇考皆取大義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九三重剛故有過嚴之象上當六位非重剛也况居

巽故上九之剛唯有威如之象雖不用威而如威者德威也德威無他唯誠心於善而已矣善心誠實人自信服乎信也家道難乎其齊以嘻嘻爲吝故以威如爲吉夫不用威而如威其初未見其齊一信服之效久斯見矣故曰終吉威如之道非用威於外反身修德人自信服

楊氏易傳卷十二